

邓散木书学思想探赜

雷 鼎¹

(1.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 要: 邓散木(1898-1963)作为中国近现代书坛巨擘,其艺术实践与理论建构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书法篆刻发展轨迹。本文以其诗词创作、独特审美情怀与美学思想为核心,结合其广泛而深入的书家交游,力图多维度还原其艺术精神全貌。研究表明,邓散木诗词是其艺术心灵的直接映照,承载着“大俗大雅”“胆敢独造”的审美追求;其美学思想以“书印同源”为基础,强调“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辩证发展观,崇尚自然天趣与雄浑奇崛的融合;而与齐白石、白蕉、钱瘦铁等艺术家的深度互动,则深刻塑造了其“北骨南韵”的独特艺术品格。邓散木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技法层面的融会贯通,更在于其以独立人格与开放视野为现代书学注入的精神活力。

关键词: 邓散木; 书学思想; 诗词美学; 审美情怀; 书家交游

DOI: doi.org/10.70693/rwsk.v1i9.1415

一、 绪论

被文艺界赞为“北齐南邓”的邓散木先生,在书法、篆刻、诗文等领域的全面才能与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成为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一座丰碑,他原本就叫菊初,他的别号是芦中人、无恙、粪翁,其出生地为上海,其艺术生涯从民国的动荡岁月跨越至新中国初期,在真书、行书、草书、篆书各书法字体及篆刻方面皆达化境,风格独特繁复,影响深远。实施对邓散木的研究,长期以来多把关注点放在其精湛的技法表现与形式剖析上,又或者去梳理他的生平事迹,支撑其绚烂艺术创造力的深层精神构造——寄寓于其诗词创作中的审美意绪、系统性的美学认知,以及其跟同时代重要艺术家互动融合而形成的思想场域,依旧有待深入探究。

本研究试图打破单一技法研究的局限,把邓散木的诗词文本当成心灵解码的密钥,深入分析其特有的审美情怀;系统诠释其以“书印同源”为核心、奉行自然与雄浑并举的美学思想;整理其与齐白石、白蕉、钱瘦铁等关键人物的交际网络,研究这些互动对其艺术观念形成与风格塑造方面的深远意义。从这三个维度入手开展研究,立体化呈现邓散木艺术精神的完整样貌,揭示其在传承传统精华的同时怎样开展,靠着强烈的个性与时代认知,为现代书学开辟全新路径,进而更清晰地把握其“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传承其艺术精神”的现实意义。

二、 诗为心画：邓散木诗词中的审美情怀

邓散木的诗词创作并非文人非核心的余事,而是其艺术精神与生命体验的直接流露,于其《三长两短斋印话》和大量题画、论艺诗之中,清楚地展现出他独特的审美追求与狷傲人格。

邓散木把“粪翁”当作自己的斋号,实际上是他审美情怀的极致彰显,这并非仅仅是表面化的恶俗趣味,而是对传统雅俗观念展开激烈挑战与深度反思,其诗云:“解秽还凭真力量,扫除齷齪见清虚。”这句直接点明了“粪”表象背后的精神实质——打着最“俗”的名号,做最“真”的事,追求清除陈腐、回归本真的艺术理念。他大胆地将市井俚语、日常俗物融入诗与印里,仿若咏赞“夜壶”、题款“厕筒楼”,正是践行了其“大俗即大雅,至丑近至美”这一审美辩证法,这种对“俗”的积极接纳与升华,是对传统文人画那种随意挥洒、脱离现实趣味的一种纠正,含有强烈的平民意识以及对艺术生命力的执着追觅,是其“胆敢独造”精神在审美格调里的体现。

“胆敢独造”的四个文字,可认定为邓散木艺术精神的核心宣言,其《论印绝句》里面说道:“六书缪篆费经营,金薤琳琅布白匀,可奈时流好奇尚,胆敢独造始通神。”这不只是对篆刻创新的一种主张,更是其整个艺术探索历程的写照,他反对那种亦步亦趋的模仿做法,着重在深耕传统,基于“费经营”“布白匀”的基础所做的独造。“胆敢”这两字眼,拥有着看低流俗的勇气与自信,“独造”展现出其艺术创造的独立意义,这种精神在他的诗词里面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与洒脱不羁的个性:“我自有我在,古人何为者”,其诗词的风格恰似他的书印风格,偶尔雄浑纵放,或辛辣戏谑,或朴实深沉,几乎不见陈词滥调,携带着鲜活生命力及批判精神。

作者简介:雷鼎(2001—),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书法理论与书法创作。

处于国家民族的危急关头，邓散木的诗词绝非只局限于艺术的特定范围，其作品内弥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与朴实的家国情怀，他亲眼看到山河破碎，愤而作诗：“忍看舆图换稿，泪洒新亭。”他借咏物来倾吐心中情怀：

“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扫却中山兔……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豪迈的话语里蕴含着对黑暗现实的怨愤与变革的迫切渴望。就算在新中国成立的这个阶段，其诗作同样有关心民生、赞颂新气象的篇章，反映出传统士大夫“文以载道”精神的继续传承，这份深沉的人世情意，是其艺术雄浑气势的关键精神源头，让他的作品跳出了单纯的技艺范畴，展现出历史的厚重质感。

邓散木产出的诗词，是其人格精神的艺术化表露，是其审美理想的诗意陈说，从这里我们清晰地发觉一位在雅俗辩证当中寻求突破、以“胆敢独造”为旗帜凸显个性、心系家国满怀忧患意识的艺术家形象，这为其别具一格的书风印格打下了坚实的精神根基。

三、书印同源：邓散木的美学思想

邓散木的艺术实践以对书法与篆刻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为根基，形成了既系统又独特的美学思想体系，其核心可以归纳为“书印同源，艺道相通”，“书画同源”的概念早就存在了，邓散木更着重宣扬“书印同源”，且亲身去实行，达到极高的水准境界。他认为书法乃篆刻的基础，篆刻是对书法的升华与凝练，其美学思想的核心聚焦于，笔体现的意即刀体现的意：篆刻应朝着“笔情墨趣”去追求，刻刀要像毛笔一样，表现出书写时的提按顿挫、轻重缓急、干湿浓淡，其印章的边款一般以行草书刻成，全面展现了毛笔书写的艺术神韵，是“书印同源”最直观的例证。

印从书出，书以印验：他倡导篆刻的文字造型与章法布局需扎根于深厚的书法功底，尤其要有篆书的功力，他觉得去探究古玺汉印的章法、线条、气息，又能够反向滋养书法，提升其空间构成感与金石韵味，其篆书作品结构既严谨又生动，线条雄劲且饱含弹性，既包含书写性又含金石感，刚好是“书印交融”的典型。“金石味”跟“书卷气”实现统一，邓散木力求在印章里展现书法的流动美感，使书法蕴含印章那种古朴浑厚，尤其是大字类作品，像对联、招牌大字，点画宛如斧凿刀削，带有明显的金石力度；而其精工打造的元朱文印，线条显得圆润又顺滑，呈现书写的韵律魅力，这种相互的渗透跟交融，冲破了书与印的界限束缚。

邓散木艺术思想里满是辩证色彩，他极其看重传统，针对古文字学、历代碑帖、古玺汉印下过一番苦功夫，觉得“传统堪称为源头活水”，其《篆刻学》对印史、印论以及技法展开了系统梳理，足见其基础十分扎实，但他坚决反对拘泥于古代模式不知改进，给出“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知名论断：学习古人的核心要点，但不能背离时代精神内涵，要给传统赋予新的生机。其篆刻技艺虽借鉴秦汉之法，但章法一般大胆开合，疏密对比极大，文字处理灵活多变，带有显著的现代构成之感，当下杜绝相同流弊：追求创新，但切不可陷入时风流弊的陷阱，他的创新是在深厚传统功力之上自然衍生的，其“胆敢独造”并非胡乱瞎搞一通，既带有二王、张旭、怀素的风格影子，又把北碑的雄浑气势以及篆隶的古拙风格融入，构建起别具一格的面貌，恰为这一理念的完美说明。

于邓散木的审美理想里面，包含着看似对立实则统一两个维度：自然天趣：他赞同艺术创作应类似“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反对矫情造作、刻意摆弄，这体现出其行草书的洒脱挥洒，篆刻里线条展现的“写意”属性，以及布局的随机拓展，他认为所谓最高境界就是“无意于佳乃佳”，令情感跟功力自然地表达。雄浑奇崛：另一方面，邓散木的艺术体现出很强的视觉张力和别样的个性锋芒，谋求达到“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那样的雄浑气势，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奇崛成效，他留下的大字书法，结构险峻却又平衡；线条实重苍凉，章法开合雄浑，呈现出强烈的震撼力度。

他把“自然”视为内在产生的本源，把“雄浑奇崛”看成个性与力量的外在展现，其佳作一般在看似随意的挥洒状态中蕴含着精心架构的张力，在强劲的视觉冲击里流淌着自然的韵律，进入“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境界层次，邓散木的审美思想，以“书印同源”为基本依托，把“古不乖时，今不同弊”当作方法论，以“自然天趣”与“雄浑奇崛”辩证统一的关系为审美理想，造就了一个包含内在逻辑的完整整体，给其艺术创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与明确的方向指引。

四、嚶其鸣矣：邓散木的交游

邓散木艺术创新凭借群体智慧之力，其艺术交际既宽泛又深入。齐白石和邓散木艺术主张高度一致，分别提出“学我者生，似我者死”和“胆敢独造”，皆把创新当成创作的核心内容。北齐南邓”依地域得名，既因为二人艺术活动分属京津与沪上，也反映出艺术精神内核相互呼应、特色彼此补充。邓散木坚持“俗雅通融”艺术思想，把民间俗语刻入印章，赋诗赞美夜壶；齐白石画白菜、虾蟹散发生活韵味，二人艺术创作都从民间和生活中挖掘素材，共同提升了“俗”在艺术领域的审美价值，他们个性鲜明，积极突破世俗认知的界限。

邓书印以丰富的学识打造雄强奇巧的印风，既具金石之苍劲又含文墨的典雅，倾心于“极致刻画后回归自然”的深沉意境；齐画印展现出天真随性的特质，笔法凝练且有光彩，带有幼儿视角与泥土本色，反映齐氏美学“似与差异”的辩证理念，这种差异实际上呈现出“北骨南韵”的辩证关联，也可总结成“北朴南奇”的协调联系，给现代中国艺术增添了多样化的表现力。虽然双方直接交流的记载留存较少，但在艺术理念上相互呼应，且对彼此的创作成果极为赞赏，使“北齐南邓”成为艺术界的时代典范。

作为近代艺术要地的上海，邓散木和几位杰出艺术家关系紧密，彼此借鉴十分到位，白蕉书法源自二王帖学体系，行草书写起来洒脱自然，呈现出超逸简洁的艺术风貌，被叫做当代二王，邓散木和白蕉交往频繁，常交流书法方面的感悟，邓散木的艺术有雄浑的气势，却非常推崇白蕉书法中的晋人韵味，这种交流使得邓散木既追求雄浑奇崛，又注重线条的精细刻画和神采表达，他笔下充满活力的线条和开阔的空间设计，体现出对帖学核心技法的学习和掌握，两位书家刚柔相济，一个苍劲挺拔一个柔美温婉，充分展现海派书法的多样水平。

钱瘦铁：邓散木跟钱瘦铁艺术偏好高度一致，都偏爱雄强刚劲的风格，都有着“突破常规”的创作魄力，钱瘦铁是书法、绘画、篆刻全能大家，尤其精于篆刻与山水画，运笔刚健老到，他们的篆刻创作均源自吴昌硕艺术体系，却又各自走出新方向，钱印呈现出充满野趣、苍茫质朴的模样，邓印以雄浑示人，奇特中藏章法。两人艺术理念高度契合，交流既直接又具内涵，相互认可成为艺术创新的推动力，他们与来楚生、马公愚、潘天寿等海上名家往来密切，携手促使海派篆刻“写意雄强”流派成熟，打造出富有活力的艺术交流圈。

吴昌硕：作为海派艺术的标志性领袖，吴昌硕“金石气”满满的艺术风格对邓散木影响十分巨大，邓散木十分敬重吴昌硕，深入剖析其书画印艺术内涵，吴氏以石鼓文笔法融入书、画、印创作里，引领了一代新的风格走向，邓散木接续并强化了此般“金石气”，其书法凸显苍劲厚重样，篆刻线条的古拙浑实，皆可看出缶翁遗风。但邓散木的气息更凸显“奇崛”与“生辣”的特质，少了一点儿缶翁的圆融含蓄，更多了些显露锋芒的个人特质，在精神实质里更靠近其“胆敢独造”的主张。

邓散木在和好友的交游期间，通过交流、学习、比拼与反省，得以一直汲取营养，最终聚合百家亮点，独具特色的“北骨南韵”风格，正是这种广泛沟通与深度借鉴的成果。

五、结论

邓散木先生以其短暂而辉煌的艺术生涯，在中国近现代书法篆刻史上矗立起一座孤峰。通过对邓散木诗词、美学思想及其广泛交游的深入探讨，其艺术精神的立体图景得以清晰呈现。

参考文献：

- [1] 高维婧.邓散木创新求变的篆刻艺术特色[J].艺术大观,2024,(20):101-103.
- [2] 沈忱.民国时期篆刻教材研究[D].南京艺术学院,2024.DOI:10.27250/d.cnki.gnjyc.2024.000160.
- [3] 张艳芳.邓散木书法教育思想研究[D].山西师范大学,2020.DOI:10.27287/d.cnki.gsxsu.2020.000264.
- [4] 闫恩双.浅析邓散木的篆刻[J].书法赏评,2021,(02):78-80.
- [5] 罗柳廷.邓散木书法研究[D].曲阜师范大学,2019.DOI:10.27267/d.cnki.gqfsu.2019.000055.
- [6] 谭金丽.邓散木书法艺术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8.
- [7] 梁鸿.二十世纪京津文人书画家研究[M].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07:328.
- [8] 林立.论邓散木篆刻风格的生成[D].中国美术学院,2018.

An Exploration of Deng Sanmu's Thought on Calligraphy

Lei Ding¹

¹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Abstract: Deng Sanmu (1898-1963), as a giant in the modern Chinese calligraphy world,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trajectory of calligraphy and seal carving in the 20th century through his artistic practice and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is poetry creation, unique aesthetic feelings, and aesthetic ideas, combined with his extensive and in-depth literary connections, striving to restore the full picture of his artistic spirit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Deng Sanmu's poetry is a direct reflection of his artistic soul, carrying the aesthetic pursuit of "great vulgarity and elegance" and "daring to create independently"; Its aesthetic philosophy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books and seals share the same origin", emphasizing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concept of "different problems in the past and present", and advoc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natural charm and grandeur; The deep interaction with artists such as Qi Baishi, Bai Jiao, Qian Shoutie, etc. has profoundly shaped their unique artistic character of "Northern Bone and Southern Charm". Deng Sanmu's artistic achievement lies not only in the integration of techniques, but also in the spiritual vitality injected into modern calligraphy through his independent personality and open vision.

Keywords: Deng Sanmu; Book learning ideology; Poetry aesthetics; Aesthetic sentiment; Bookish friendships;